

魂殇

长篇小说 孙汝春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72475
229



* T 0 1 9 7 9 6 *

长篇小说 孙汝春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魂殇



ISBN 7-5053-1021-1
定价：18.00元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魂殇/孙汝春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2

ISBN 7-5059-2577-6

I. 魂… II. 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1388 号

书 名	魂殇
作 者	孙汝春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部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责任编辑	陈福仁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80 千字
印 张	12.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7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99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1301—163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2577-6/I·1910
定 价	18.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1)

经济大潮中困惑地寻找出路,野味斋餐厅开业,文化人受金钱的诱惑以商补文。

第二章 (15)

开餐厅又编辑杂志滋生乐趣,心灵的交流形成了生活小溪里的涟漪。

第三章 (35)

净化环境演喜剧,舍己救人遭误解,众姐妹大吵大闹让人啼笑皆非。

第四章 (56)

吟诗抒情寻知音,送温暖拯救少女的灵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善哉妙哉!

第五章 (75)

以文补文,扣工资又戏谑编辑,进餐厅吃喝耍赖醋气

大发。

第六章 (96)

杂志社、野味斋谈情说爱各领风骚。打情斗俏讲故事，生活充满了欢乐。

第七章 (116)

姑娘为爱情寻短见，泼水难收，怨天恨地家庭面临一场灾。

第八章 (135)

思绪已乱，性情暴躁伤了心上人。面对腐败心中如刀绞，勾上情妇只是为了钱。

第九章 (155)

夫妻绝情挨棍棒，无辜的孩子要遭殃，风风火火只是为了心上人。

第十章 (176)

编“辞典”闯江南，长途奔波为的是文学艰难之中寻生路。

第十一章----- (195)

秦淮河畔文人寻旧梦，痛恨钱欲、肉欲，昔日情人沦为陪娼进牢狱。

第十二章----- (214)

商场如战场，撕咬又争斗，耍阴谋为竞争不择手段，可谓人心难测。

第十三章----- (233)

文学骗子开办经济开发部，花言巧语玩骗术，得意忘形欺民女。

第十四章----- (255)

痴心人难斗负心人，贤妻找夫泪水流。三年文坛内心总有悟。

第十五章----- (274)

扩大事业金陵成立“辞典”工作部，辛苦抛脑后，只为维持文学机构。

第十六章----- (291)

假款爷巧施美人计，藏祸心企图以文骗钱争夺“辞

典”工作部的“官”。

第十七章----- (307)

住进京城高级宾馆图享受,寻开心又得了空调病,乐极生悲无人怜。

第十八章----- (327)

设圈套,明争暗斗伤透心,受骗上当,穷文人的生活雪上又加霜。

第十九章----- (349)

以商补文,野味斋终于破产,以文养文“辞典”编委会终于倒台。悲哉,哀哉!

第二十章----- (364)

栖身京城又遭房东欺,情情爱爱,恩恩怨怨终有悟,文化人只能回到文学路上来。

第一章

野味斋的主人裴斌再也不是以前的那种穷酸像了，他笑吟吟地迎接饿着肚皮的客人进入餐厅，又乐呵呵地送着吃饱喝足的客人走出了餐厅。这红火的生意使裴斌整天摇头晃脑，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晚上餐厅打烊，他就搂着美若天仙的妻子眯缝着眼睛点数摊放在桌上的一大堆钞票。这散发着汗腥味的纸币，他是越点数心里越觉香甜，有时嘴里哼起了苏北民间小调，有时背诵几句李白的诗，他妻子陪他也是如同碰倒了娃哈哈，一笑起来就没个完……

野味斋餐厅在市区的西部，虽说离京城的市场中心的繁华区远了点，这地区的几家大工厂是这餐厅红火的基本原因。游客们大都不往这西部来，即便有三三两两的外地人进得餐厅来也是他们到城里做生意住旅馆的或是来工厂采购的。值得一谈的是，这野味斋“野味”二字确能招揽吃客，想尝尝鲜的客人也时常来这里光顾。野味斋餐厅乍听起来是个有档次的餐厅，其实知情者就会笑着说：“这餐厅的主人不愧为文人，会起名字，光凭这名字就能挣钱呢。”其实这是处只能容纳二十几个客人的小餐馆子，所谓大厅里只是摆了四张桌子，旁边的一个雅间里摆放大圆桌。其营业面积也只不过五十平米左右。餐厅的房东叫张伯驹，是个城里一家工厂里的钳工，此人能说会道，伶牙俐齿，年龄四十上下，显得机灵诡秘，看人总是偷着眼。所以这餐厅的租金也不会便宜了裴斌的，每个月是二千挂零，这就从餐厅的总收入扒去了三分之一。尽管这样裴斌也没什么怨言，因为他在一家杂志社里还挂了个文艺副刊部主任的职务，每月至少也能取回二三百元的

魂 殇

工资。这杂志社有个方便条件就是不坐班，裴斌大多是把文稿带回餐厅里修改，这样一来就可以边照顾餐厅的营业边完成编辑任务了。

野味斋餐厅里面偏后，只隔炒菜间一个窗子的那间只有三平方米的小房子，便是裴斌的休息、睡觉、改稿写作的地方。平时餐厅不忙时裴斌就专心在这里进行他自己的工作。这搞文字的工作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裴斌的妻子白玉花对文字工作是一窍不通，看到丈夫那副专心致志的样子心里就烦，每当夜晚来临时，白玉花就感到心里总有股气，发不出火来。她望着裴斌坐在桌子旁脑袋一动不动地写着，就走到他跟前说：“裴斌，就凭你这副身子骨，加上自己的才华，为啥要为杂志干呢？我看你趁早把这什么编呀写的辞去得啦！”

“夫人啦，这可不行，我小时候就爱上这文学的，奋斗了十来年，终于谋了个编辑，怎能舍得丢呢？”裴斌连头也没抬地回答着白玉花的话。

“你整天没个空闲的时候，这餐厅忙得就够累的了，晚上还要熬着，你这身体迟早要垮下来的。我还不是疼你，什么爱好不爱好的，没了钱啥爱好也不能当饭吃。看你们那个主编一副老板的样子，指手划脚派任务给这个，派工作给那个，把事情都派给别人了，他自己闲着，你看他那身肥肉是闲得没事养的呢。你凭什么呀！就凭他每月给你那二三百元钱，算算账几包烟钱呢？”白玉花唠唠叨叨个没完。

裴斌全神贯注地改着手中的文稿，根本就没有听清白玉花的讲话。他摸着脑袋看着稿子上写的话。

“没钱就得比别人矮半截晚三辈！”白玉花说着。

“改革开放——全党抓经济，对了！这话可以这样谈，金钱

魂 殇

才是生活的保障。”裴斌说道。

“对了，你还是把这工作辞了吧，多留点精力咱们开好这个餐厅，不愁咱们没有自己的房子住，更不愁今后的吃喝，明天就去辞掉这工作，不干了！”白玉花高兴得从床上跃了起来，走到裴斌的身边给了他脸上一个吻。

“别打岔，别打岔，我正在改稿呢。”

“改什么稿，你刚才还不是说我的话对吗？怎么眨眼就变啦？”

“什么？我什么时候说你说的话对啦？”

“傻瓜，整个一个精神病。”白玉花生气地回到床上躺下了。

这文稿一直改到深夜十二点总算改完了。裴斌伸了个懒腰，走到水池边洗漱后就准备就寝。他看着床上和衣躺着已进入梦乡的白玉花，心中的愉悦一下子就云消雾散。眼前妻子睡梦中带着的笑脸，使他伏下身去轻轻地吻着。忽然脑子里又翻腾着朦朦胧胧的有股潮水漾溢的感觉——诗人此时灵感来了。裴斌又伏到了桌前在稿纸上写着，很快一首诗就挥就了：“黑夜里/如果没有月亮/我就会寂寞/月亮给了我生命的乳汁/时刻润育着/我心灵的土地/因此/我耕耘/流汗/直到太阳光芒四射/命运捉弄着我只有蹒跚的脚步/我得知/苦难是成功的动力/谁都是从黑暗中走向光明/谁又都是经过月光的浸泡/此时的月亮升起来了/家乡的那片小树林却再不会醒来/因为我听不到鸟儿的啁啾/河水滞留我心中的堤坝。”

“放什么屁！念什么经！这深更半夜你摇头晃脑的，有精神病也不能打搅我睡觉呀！”白玉花被裴斌惊醒了。她生气的話裴斌能理解，多少年来裴斌就是这样的和白玉花生活着。

“花，我现在就睡，这诗太好了。我是在想念家乡啊——”

魂 殇

“想你那老娘了吧？想她就别找我，今夜你到外面桌上去睡，烦死人啦。”白玉花用劲推开裴斌抱住她脖子的手。

“夫人啊，我这一高兴就得爱你，你就留我这一宿吧，那桌子上冷冰冰怪难受的。”裴斌嬉笑着说……

“跟你们文人真受罪，就连你们这号人的名字也怪难听的，昨天我听叫你老师的那个人说你们这号人叫‘骚人’。这‘骚’多难听。”白玉花把身子从裴斌的怀中侧到一边。她是不乐意裴斌这坏习惯，一高兴就拿她取乐。白玉花把他的手推过去，说：“死过去！摸得人心里怪难受的。”

“尽说傻话！”

“是我傻还是你傻？你呀整个是痴呆，你说你那班朋友癫癫疯疯的，就这些人你也带回家招待，恐怕往后这餐厅里挣的血汗钱也得让你搭进去！”白玉花唠叨着不觉生起气来。她脱去衣服钻进了被窝，一骨碌翻身到床铺的另一头躺下了。

在睡梦里，白玉花指着裴斌的脸说：“我们从今后一刀两断，咱们离婚！好合好散算了！”

裴斌听后吃了一惊说：“我不同意，这孩子怎么办？”他说着就在嗓子里哼着流行歌曲：“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这歌唱得白玉花流了泪，可是她坚决要走，要离开这个家，她把孩子向裴斌怀中一掷说：“这样就不会是多余的了，你有本领就带着吧！我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再跟你受罪了。”她说完话甩起袖子就扬长而去。裴斌抱着孩子大叫着：“玉花，你不能走！你给我回来！”这一喊叫裴斌从梦中醒来。听到白玉花在脚头骂着：“真是精神病又发了，你大喊大叫的，让不让人睡觉啦！真是老叫驴，吃不饱草乱叫一通。要走早走了，还到今天跟你来京城，陪着你开餐厅，受这份罪！你歇

魂 殇

着吧，我不会走的，你赶我走我也不走呢！”

白玉花边说边从床上穿了件衬衣就走出了这小房间到院中的厕所。她进得厕所吓得大叫起来：“快来人啦，这里有鬼，鬼！快来人呀！”她这一喊叫，惊动了睡在餐厅大堂里的两位服务小姐，她们俩连忙跑向院中的厕所，进得里面扶起了被吓得瘫在脏地上的白玉花。这时裴斌也来到了这里，这厕所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啊！

“玉花，这厕所里鬼呢？”裴斌看着被吓愣了的白玉花问道。

“吓死我了，这厕所里有一个黑影子，没头没膀子的一个黑团团，我吓得差点没了命！”白玉花由服务员李红、张秋香搀扶着回到了卧室。“玉花大姐，这餐厅里什么时候闹过鬼啊？可能是你的幻觉造成的。”张秋香说道。

“对，幻觉，幻觉，我有诗了。你们听着：晨曦初露/我在窗前品尝着霞光/眼前闪过你的身影/从此这窗外就落起雨/我盼着你能再从窗前闪过/我就站在这里等着/每一次的晨曦初露/窗外的雨水就打湿了我的衣襟/你就再也没有出现/也不会再出现了。”

“好诗，好诗啊，老板真有才。”张秋香拍手叫着。

“我可听不懂，张姐，你说他嘴里说的话颠三倒四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李红问着张秋香。

张秋香瞟了一眼白玉花，又看了眼裴斌，只是微笑着没有回答。

“张姐，你说给我听听嘛，我也想学诗呢！”李红请求张秋香。

“你问老板吧，我也是一知半解呢。”张秋香说道。

“这诗是不好解释的，越解释越没味，越不是诗，你们睡觉去吧！”裴斌转身倒了一杯开水双手捧给了白玉花压压惊。

魂 殇

“裴斌，这鬼可吓得我不轻，到现在我的心还揣了只兔子似的蹦蹦地跳呢。”白玉花说道。

“别怕，宝贝，这里有我在呢。”裴斌用手抚摩着白玉花的胴体……

“你有羞没羞！快放开手，只知弄这里弄那里的，好像我是你的玩物似的，往后你得老实点。”白玉花推开了裴斌的手。

这时大堂里的李红和张秋香叽叽喳喳的低声讲着话，也不知说些什么，只听得李红噗嗤地笑出了声。白玉花侧耳倾听她们讲些什么，终于她听出了门儿来，就转手给了裴斌脸上一掌，非常气愤地说：“你这个狗不吃的，我还当你刚才吟的诗是夸我，爱我呢！想不到你有了外遇，我吓得半死，你却对情人怀念，我决不轻饶你，明天你就搬到那个烂杂志社去，我给你方便！”

“夫人你都说些什么啊，这是写诗嘛，怎么动起真格的来啦？你把我这张脸都打疼了！”裴斌委屈地说着。

“打你也不亏，别的诗不会吟，老吟想别的女人的诗，我这么大老粗不懂诗，要不是秋香解释给李红听，我听见了，还真又被你蒙住了。我跟你十年了，你从来也没吟过爱我的诗给我听，你该死！你不是东西！”白玉花骂着。裴斌就躺到床上不再讲话了。

“你装死是吧？我早知道你在那单位已经寻花问柳了，听你那个主编说，你是没有钱的好，待有钱了你就会把我休啦！这话当真？”白玉花揪着裴斌的耳朵要他回答。

“你呀，真愣！这主编给我那一点工资，他不这样说又咋说呢？十有八九你在他面前说我拿的工资少了。咱们那主编是个有心计的人，他只是拿这话逗你玩呢。”

“你们这些文人真坏！”白玉花说着就躺在了床上。

“玉花，我想孩子了，你过些日子回老家把孩子带来京吧，

魂 殇

这孩子还小，不在母亲的身旁跟谁都不会太幸福的。”裴斌说道。

“亏你还说得出口，谁不想孩子啊！我比你想得更厉害，你一个人就够我烦的了，再加上这餐厅，如果把孩子带到这里来还不把我苦死呀！”

“也是的，我还是忍着吧，待条件好了，咱们雇了保姆，孩子就可以带来了。”裴斌说道。

“别讲话了！快些睡吧，天快亮了！”玉花催着裴斌说道。

窗外渐渐亮了。裴斌和白玉花睡得正香。

野味斋餐厅开始进客人的时候，白玉花还在被窝里露出一条白如荷花根似的膀子。这间小得转不过尻的房间，一块粉红色的帘布遮着足有四个脸盆口大的玻璃窗，被阳光映得格外的多彩，小房间床上的白玉花那张显得白嫩的脸，此时红润得就如出水的芙蓉……

“太美了，美极了！多有几个这样的早晨我就多有几首诗了。玉花你醒醒呀，你知道这块窗帘布把你的脸映得多美，我此时真正感觉到聊斋里的仙女了。”裴斌光着身子坐在床上看着白玉花醒来。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美什么呀！都三十有余的半老徐娘啦，还美？美个屁！就凭这额头的皱纹，还聊斋里的仙女，我都听烦了。聊斋里的女人不是精就是鬼，亏你说得出口，我是你的女人，不是狐狸精变的。”白玉花睁开眼说这话的时候，张秋香和李红已站到他们的卧室门前等着白玉花的吩咐。他们俩的对话，外面的两个人听得清楚。平时就爱乐的李红捂着嘴笑得肚子疼。

“外面是谁在噗嗤、噗嗤地笑啊？”白玉花连忙穿衣服说道。

“是我们呀，白姐！”张秋香在门外回答。

“你们等着，我马上就起来了。死鬼，快穿衣服呀，外面两

魂 殇

个姑娘在叫。”白玉花取过床前木椅子上放着的裴斌衣服向他头上一掷，自己就先起了床。

“我今天单位没事，是休假一天，我还要睡会呢。”裴斌把白玉花掷到他头上的衣服放到床上说道。

“单位没事了，这餐厅没事吗？整天偷懒谁给你饭吃啊！快穿衣起来帮我忙去！”白玉花拉起被窝里的裴斌又接着说：“公鸡叫断嗓子，太阳晒烫了屁股，你能睡得着吗！快起来吧，我的老天爷呀！”

“我起来啦！我的姑奶奶你别叫了！”裴斌迅速地穿好了衣服，白玉花连忙开了房间的门说：“有客人了吗？”

“有一个人进餐厅了，他们说中午有几位朋友一起到咱这餐厅聚一聚，说是要喝江苏的洋河大曲酒。”张秋香说道。

“他们要喝洋河大曲，这好啊！咱们家乡的洋河镇的酒醉倒神仙。秋香和李红你们喝过这种酒没有？纯高粱烧，高低度皆全，酒味飘香，有几百年的历史。这洋河镇尽出美女，你说这是什么原因？是这洋河镇的水色好的缘故。这里的水又清又甜，养人呢！酿出的酒就是和别的酒不一样。咱这里的京城人前一度时期专拣这洋河大曲招待朋友。可是这段时间都不愿喝了，你们知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市场上假酒败坏了洋河酒厂的名牌声誉，据说一位顾客从小商店里兴致勃勃地买回了一瓶洋河大曲回家，招待他远方来京的朋友。吃饭时打开斟了酒一喝，气得把酒瓶都摔碎了，原来这瓶里装的是闷臭的水。这搞假害死人啦！”裴斌说着说着就动起情来。

“裴斌，你眼力好，等会你到商店里去买几瓶洋河大曲回来。秋香，那位客人说是高度的还是低度的酒啊？”白玉花又转脸问张秋香。

魂 殇

“这事我还忘了问啦!”

“死丫头，不问清楚咋个买法呀!”白玉花用眼瞅着张秋香和李红两人责怪地说道。

“别埋怨她们啦!我高低度都买上几瓶不就得了嘛，有什么埋怨的呢!”裴斌向站在前面的张秋香瞟了一眼，嘴角挂着笑容就转身出了野味斋。

京城的大街小巷到处有张贴的标语：“扫黄打假”、“维护消费者利益”、“维护社会治安”、“搞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些口号裴斌见得太多了，人们每一天都能听到这些类似的新闻：某歌厅被抄，抓了好几只“野鸡”啦；还有假烟假酒的窝被抄啦；还有某干部受贿、贪污啦……这些新闻传播得快，也能震动人心。因此报纸刊物也就争相刊登这类的东西。也有的是为了治理这种商业环境污染而在发表议论和痛斥着。裴斌走了几家商店没有买到洋河大曲。这京城以往随便走走就可以见到家乡的酒，可是这假冒的洋河酒一出现，人们就害怕上当，有爱喝这种酒的也就忍痛割爱干脆喝其它酒了。这造假酒可是坑人的事，市场有几瓶假酒出现，这消息就在消费者中传开来，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坏了名声再想挽回也得经过时间的考验！这京城里的人被骗怕了，他们情愿喝几盅北京二锅头也不去喝这名牌的洋河大曲了。裴斌心里骂着：这也活该我跑腿，找了几家子商店了，就是没有洋河大曲，我索性找遍全城也得为客人买到洋河酒。他终于在一家大公司的烟酒柜上买回了10瓶60度洋河酒和10瓶38度精装的洋河大曲。裴斌一看手表已是11点钟，再坐公共汽车转站赶回城西就来不及了，他拦住一辆出租车就火速地赶回了餐厅。

“裴斌，你也真会磨时间，都什么时候了你才回来，客到了

魂 殇

好大一会了，他们说如果餐厅里没有这种酒他们就得换地方另找一家餐厅，我好说歹说才把他们几个劝住不走。快把酒递过去让他们看看，我到厨房炒菜去。”白玉花说完话就转身进了炒菜间和厨师一起忙了起来。

“酒来啦！酒来啦！”这雅间里的几位客人显得有些激动起来。其中一位抓住一瓶酒，倒过头来细心地观察这瓶中的酒的变化，端详了好一会才脸带笑容地说：“这酒是真酒！”

“你怎么知道这酒就是真的呢？我可看不出来啊！”裴斌笑着说道。

“老板在哪家商店买的？”一位客人问道。另外几个就都把目光投向了裴斌。

“商店里买不到这种酒了。我是进到城里去在大公司的烟酒柜里买的，差点扫了你们的兴呢！”裴斌说道。

“怪不得这酒是正宗的，原来是大公司出售的，这酒无论是从纯净上看，还是从浓度上看都是咱们家乡正宗酒呢！”抓酒瓶的这位客人笑着说道。

“你也是江苏人吗？”裴斌问道。

“是呀，老板是什么地方人呀？”客人问起裴斌。

“我和你算是老乡。江苏人呀！”裴斌说道。

“这真是找着不如遇着，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喔！我们很少回家乡，见到老乡是格外的亲呢！”这客人又是一番激动地说道。

“是呀！我来这京城已有几年了，遇到江苏的老乡还不少，请问你是洋河镇的人吗？”裴斌问道。

“是呀，我是洋河镇的人，咱们那个镇，虽然不算大城镇，可是美酒飘香，这镇上到眼下为止少说也有 30 几家酒厂。”客人